



绿荫晨曦

叶辛

绿 荫 晨 曦

叶 辛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在绿荫山区居住着侗、苗两个寨子的人，他们虽然同饮一江水，可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因，民族隔阂很深。在小说里正面描写的放运木排的过程中，因为一伙盗窃国家木材的坏人的破坏和挑拨，几乎又演出了一场悲剧。由于党的领导及积极分子坚持民族团结的政策，终于化险为夷，在绿荫山区盛开了民族团结之花。

这本作品结构比较严谨。作者很善于抓住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在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上，写得细腻动人，富有人情味。本书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比较浓郁，写得很有光彩。

绿 荫 晨 曦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1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5}{16}$ 插页 2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9,500

书号 10019·3502 定价 1.20 元

引 子

“坏啦!”一个粗大的嗓门在湍急的江面上叫喊着,“侬家占住了龙腰身,我们过不去了!”

随着这一声张皇失措的叫喊,砰砰的枪声划破雾气弥漫的江面,一阵急似一阵。

奔腾不羁的绿荫江,劈开阴森森的崇山峻岭,汹涌澎湃地冲向远方。

波涛汹涌的江水,在龙腰身江面上喧腾着,咆哮着,雪白的水珠溅得老高。水面上,一江的木筏挤得满满实实,颠簸的木筏子上,不停地有人惊叫:

“哎呀,罗老三被打死了!”

“哟,覃大哥摔进江里去了!”

中了枪弹的人掉进江里,在急流中浮上沉下,江面上冒起一股一股殷红的血水,呼隆打着转,急冲而去。尸体让奔腾的江水一下推出老远老远,连影子也看不见。木筏子失去了控制,在水面上嘭嘭乱撞着。那些没被打中的苗家,飞快地把筏子死命撑到江边去,跳上岸,借着树木、山岩的掩护,拚命地往苗寨上逃去。边逃边嘶声叫着:

“快到寨上去叫人啊!”

“提起刀枪,和他们干啊!”

可是，对岸的侗家并没罢休，他们从江中心突起的岩石后跃出身子，撑着筏子过江，追上岸来，跟在逃跑的苗家后头向瀑布寨上包抄过来。一步一步向苗家寨逼近。

“呀！呀！”寨口上，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高处，见到这情景，手里的水桶咚一声落在地上，拍着大腿，慌急慌忙地惊叫起来，“不好啦！侗家的人马包围了山寨，杀我们来了！”

这声音，随着一阵阵噙噙乱敲的急锣声和急骤的咚咚咚的鼓声，传遍了瀑布大寨。

顿时，苗寨上混乱起来。

七高八低的石级寨路上，娃娃崽崽吓得躲在竹笆旁。一双双乌黑瘦削的小手，紧紧地扯住竹笆杆杆和树枝条条。胆小一些的，哇哇地张大嘴巴哭叫起来。脑壳上交叉地扎着麻布粗帕子的婆娘，一手掖着裙子，一手前后甩动，打着光脚板嗒嗒地从寨路上穿过，边跑边呼天抢地地喊叫着：

“呜啊！快到坝墙边去啊，不好了！”

有的婆娘忙着找到自家的小娃崽，紧紧地搂在怀里，迈开腿就跑。

从盖着杉树皮的茅屋里、盖着页岩片的石头房子里、直立在石阶上的板墙瓦屋里，冲出了一个个健壮结实的男子汉。他们有的手拿着明晃晃的长刀、腰间插着尖刀；有的手提一杆杆单针^①，火筒枪，腰间插着镖子^②；有的举着齿翼月牙镗叉、单刃梭镖；有的干脆扬着木棍、矛子、双刀，飞一般

① 单针——俗称“单大爷”，一种土枪。

② 镖子——有飞镖和长镖两种，此处是指飞镖。

地冲过高低不平的寨路，冲到石头坝墙边去。

刹那间，瀑布大寨后头的高坡上，响起了沉闷洪亮的牛角号声。

“呜——呜——呜——”

牛角号撕碎了残秋的绿色山区的寒风，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层层叠叠、连绵无尽的群山，也象随着这颤动人心的牛角号声在起伏着、晃动、震荡着。

霎时，苗寨上直着嗓门的喊杀声、哇啦哇啦的叫骂声、火筒枪砰咚砰咚的射击声、单针子弹的呼啸声，交织成一片血与火的景象。猪在寨路上四处乱窜，嘶声怪叫，鸡拍着翅膀飞到柴楼上去，牛叫马嘶，婆娘哭娃崽喊。械斗一发生，瀑布大寨就象天塌了下来，一片恐怖、惊慌和吓人的场面。

在瀑布大寨高处的一所摇摇欲坠的茅草屋前的竹笆门口，焦急不安地站着一个三十六七岁的中年女人。她一手捋着散乱下来的青布帕子，一手扶着身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的肩膀，脸上露出因惊吓而痛苦的表情。她一双漂亮的眼睛瞪得出奇地大，红黑的脸拉长了，嘴巴半张着，蒙了灰的黑苍苍的脸颊上，淌着几颗泪珠。

坝墙边一阵阵的枪声和喊杀声，象一把把尖刀扎进她的心上。她的脸一阵阵地变着颜色，红黑变成苍黑，苍黑上透着灰白，惶遽不安的皱纹不时地在她脸上爬动，她的两脚不停地抖动着，一双手自己也感觉不到地颤抖着，全身无力地倚扶在身旁的小姑娘身上，似乎一阵狂风就能把她吹倒

一般。旧社会的械斗，是最最扰乱山寨妇女心灵的一件骇人的大事。随着械斗而来的，往往是淌着血的脸，裂开的头颅，僵硬的死尸，丢下孤寡的娃崽、妇女，遗下无依无靠的老人，过着一长串眼泪泡酸菜的凄凉日子。于是，不尽的黑夜要遮住整整一辈子，没有笑颜，没有欢乐，有的只是坟头上飘摇的白纸，山岭上凄楚的哀歌，屋檐下干哑的哭嚎。

哎呀，山寨上又发生了械斗，怎能不叫她担惊受怕啊！

忽然，啸地一声，一颗子弹擦过她的耳边。她猛地一惊，警觉地意识到，子弹来的方向不对头，刚刚侧转脸来想看个究竟，又一颗子弹飞来，不偏不倚，打中她的胸怀。她“噢”了一声，手还来不及捂住胸口，身子一歪，就倒在土院坝里。一股殷红的血，从她的胸前冲出来，一下染红了她那打着补丁的胸围兜。

那个紧紧倚在中年妇女身旁的小姑娘，她一看这情况，啊地惊叫一声，跳将起来，又一下子扑了过去，俯下身子，一双手紧紧地扯住阿妈穿着粗麻布衣衫的双肩，撕裂人心地哭叫着：

“阿妈，阿妈！”

看到阿妈闭着眼、苦着脸、歪着脑壳一声也不回答，散乱的黑发贴着土院坝里的泥巴，她猛地扑到阿妈的怀里，拚命地摇着阿妈的身躯，嚎陶大哭起来。

一条花白肚皮的狗从外头冲进院坝，看到这情形，也停下来，两只前腿趴前，两只后腿蹇拢，眼睛盯住死了的女主人。愣了好一会，便汪汪地叫起来。紧接着，院坝门口呼地

冲进一个又高又大的壮实汉子来。这汉子头上扎的包头散落下来，一头提在左手上，一头垂在脚膝边。他的右手横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瞪着一双明亮逼人的眼睛，脚步踉跄地走进院坝里来。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斑斑的血迹，额颅上被火筒枪打伤了，几小股血柱，泉涌似地冒出来，顺着他宽阔的额颅、粗黑的浓眉边淌下来。他张大嘴巴，“嗨嗨”出了两口气，一抬头，猛地看见了院坝里倒下的婆娘和扑在婆娘身上哭嚎的独生女儿祝小莲。

壮实汉子瞪大双眼，象脑壳上着了一棍似地后退了两步。随后，他把手中的长刀呼地晃了一下，啊地大叫一声，一个箭步冲到婆娘身边，把左手的帕子往肩上一搭，右手雪亮的长刀紧紧地咬在大嘴巴里。他伸出铁钳似的一双大手，用劲推开祝小莲，抓住婆娘的双肩，往起一抬，凑近自己身边，盯着看了好一会，他才伸出粗糙的大手，颤抖抖地在婆娘嘴边一探。

他的手刚刚探到女人的嘴巴边，手指就觉察不到地抖了起来，嘴里紧紧咬住的长刀，哐当一声落在地上。壮实汉子垂下了脑壳，失神地看了女人一阵，小心翼翼地放下婆娘，豹子般地跳起来，冲进了破烂欲倒的茅屋。

祝小莲跪蹲着，黑乌乌的大眼睛忐忑不安地望着阿爸的一举一动。等到阿爸冲进屋头，她又不顾一切地扑到阿妈怀里，失声大哭起来。

阿爸冲进屋头，舀起一瓢清凉的水，咕嘟咕嘟喝个精光。他不顾脑壳上还在滴着血，跳到嘎嘎作响的楼笆竹上，摸出

一枝火筒枪，捞起一只又大又黑的装火药的弯牛角，挂在腰间，几大步冲到茅屋门口。火塘边，三角架上立着一只灰黑色的鼎罐^①，被阿爸的裤角一带，咣的一声滚落在灰堆里，发出一阵咝咝声，带起一团灰。鼎罐里正煮着的苦蒿叶叶、蕃薯翻打出来，冒出股股酸气。

瀑布大寨的坝墙边，不断地传来厮杀和呼叫声、火筒枪的砰咚声和刀枪的碰撞声。

阿爸象被寨边升腾起的战火吸引了似的，大步冲到院坝里，背上火筒枪，胡乱扎起脑壳上的帕子，一手提起长刀，就往外冲。

“阿爸，阿爸！”祝小莲尖声叫着，从母亲尸体边连跑带跪地扑到阿爸身边，双手紧紧地扯住阿爸的大腿，痛苦地叫喊道：“你不能再去打了，不能再去打了！”

她急促地喘过一口气，伸手指着阿爸的脑壳说：

“血，血！看你的血！”

阿爸听见女儿尖声脆气的哭叫，迟疑了一下，低下他大大的头颅，看了脚下的女儿一眼。他何曾不知，婆娘死了，如果自己再被打死，那自己钟爱的女儿就将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残酷的人世上。可是，眼前血的现实不允许他软下心肠来。寨邻乡亲们被打死在江中，婆娘的尸体倒在血泊里，寨边的侗家正在进攻，械斗的火焰正在上升，喊杀叫骂声一阵比一阵激烈。他左手提着刀，右手狠狠地一把

^① 鼎罐——苗家煮饭、煨水的铁罐罐。

抓住女儿褴褛的胸襟，把她轻轻巧巧地提了起来，用被烟火和仇恨熏红了的大眼睛盯着女儿，一字一句地叫道：

“要报仇，你晓得不？报仇！”

祝小莲被父亲这一声吼，惊得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正在这时，苗寨的一幢茅屋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牛角号：

“呜呜呜——”

随着，一个急躁尖锐的大嗓门喊道：“不好了！侗家绕到绿荫坡上，放火烧我们的杉木林啦！”

“啊！”阿爸紧紧拉住小莲的手一松，抬头向寨外的绿荫山坡上望去。祝小莲也跟着仰脸张望。

果然，绿荫山上无边无际的粗大杉木林子已经烧起了大火。殷红殷红的火焰，象巨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吞噬着翠绿葱茏的树林。熊熊的火焰连绵有好几个坡，映红了半边天，一股一股浓烟烈火升腾到空中，弥漫到四边的山林中去。

熟悉山林脾味的苗家一眼就看得出，这样的大火，是根本扑不灭的。这哪是在烧杉木林子，这是在烧着依赖林木生存过活的苗家儿女的心啊。

阿爸怒狮般愤恨地大吼一声，叫道：“杉苗林，不能让他们烧！”

说着，阿爸随手把长刀塞到小莲手中，又从腰里摸出一只尖利的镖子，递到小莲手头，用不可抗的口吻喝道：

“走!”

祝小莲愣怔了一下,接过阿爸手中的长刀和镖子,瞥了阿爸铁青的脸色一眼,紧紧地抓住了这两件武器。

“生在绿荫本领强,挨饿扒筏打鸟枪!”

绿荫山区的苗家儿女,由于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管男女老幼,生下来以后,艰苦的生活练就了他们一副天生的本事。人人的第一个本领,就是挨饿;第二个本领,就是在绿荫江中放筏;第三个本领,就是打火筒枪、飞镖子。十四五岁的祝小莲,因为上无哥子下无弟,自小跟着她那力大如牛、耍刀弄枪的父亲,早就会打枪飞镖子了。

今天,她在激烈的械斗中接过父亲手中的刀,要去投入民族的械斗,投入民族的厮杀,投入血与火的恶战。

生活在绿荫山区这偏僻的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啊,随着亲人的死亡遭难,随着狭隘的民族仇恨的增长,每一个人都会在成年时情不自禁地投入到民族的械斗和厮杀中去。

祝小莲也象许许多多的小伙和姑娘一样,不问这是为什么,不问造成这一切的根源,眼看也要由于血与泪的教训,投入这样一种盲目的冲杀,开始她一生艰难困苦的血泪史。

阿爸提着枪、弓着背冲在前面,她拿着刀、持着镖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的耳边不时响着子弹的呼啸声,顺着石块、泥坯垒起的坝墙,一步一步地向枪响的方向疾速跑去。

两旁的茅屋交夹的青岗石寨路上,不时奔跑着忙乱的

人群。有的人满头满脸都是汗，有的人身上淌着血。祝小莲跟着阿爸冲到突出在瀑布大寨最前头的一堵围寨坝墙边，看见寨上的覃家大婶抱着才满一岁的娃儿，伏在浑身衣裳血淋淋的覃大叔身上失声痛哭。她看到覃大叔身上血糊糊的，消瘦的脸上由于失血过多，白得象一张纸，眼睛已经闭上了。覃家大婶的包帕散乱了，一头黑发蓬乱地披散开来，哭声象尖刀似地扎进小莲的心头，她不忍心多看，马上往前走了几步。

寨邻杨少岭正伏在坝墙上打火枪，打了一枪，他转过满是黑胡子碴碴的阔脸，看见祝小莲提着刀跟着阿爸来了，便瞪起一双突出的眼珠，张了张嘴，想问啥，但又马上忍住了。苗寨上械斗中的规矩，阿爸或者阿妈被打死了，儿子和女儿一定要顶上去。从小莲的脸色和眼神看，杨少岭明白，一辈子待人善良的祝小莲妈，被流弹打死了。

小莲伏在坝墙上，用眼瞄着寨外坡上正呐喊着要向苗寨发起冲锋的侗家汉子们，时刻戒备着。

杨少岭打红了双眼，浑身躁得火热，他解开土布衣衫，露出长着黑毛的铁板似的胸脯，高声喝叫道：

“装足火药，瞄准了杀它狗禽的！”

叫着，他跳到坝墙上，挥着手中的刀。忽然，他的浓眉一扬，眼睛瞪圆了，吃惊地大叫着：

“不好，又有人要去烧红杉苗林了！”

随着他的大声叫喊，从红杉苗林坡那边，几颗呼啸的子弹又擦过他身边。杨少岭忙趴下身子，厉声喝叫着：

“狗彘的，这洋炮子不是侬家的。侬家搬来了客家土匪兵。”

杨少岭身边的精明汉子吴启江抬起头来说：“要小心点，下细些。刮民党的土匪兵，今天扮成侬家样，来杀我们哩。”

祝小莲听了他们的话，正在向外张望。阿爸轻轻拉了她一把，她转脸一看，阿爸明亮逼人的眼色示意她跟着走。

原来，阿爸一到坝墙边，就瞪大一双眼睛，仔细地望着寨外，他比杨少岭更留神地注意着红杉苗林山坡的情形。那杉苗林子，是绿荫苗家苦心培育的红杉^① 苗苗啊，决不能让土匪兵放火烧了！

小莲跟着父亲，贴着坝墙，一溜顺脚地穿过黑竹林林，沿着一条挖得深深的淌水道，弯着腰冲上了杉苗林坡。阿爸毫不费劲地找到了一块突出的褐色岩石，带着小莲卧在那里。

坡前的茨藜丛丛间，有三个穿着侬家衣服的客家土匪兵，举着竹篾火把，一拱一跳地往杉苗林跑来。小莲紧张得紧紧地握住长刀把把，这些匪丁丁，真要烧杉苗林啊，他们烧了大片的杉木林还不甘心啊。

阿爸在火筒枪里装足了火药，把枪口瞄着这些匪丁丁。三个穿着侬家衣服的客家匪，贼头贼脑地跑来了。只有五十步了，四十步了，阿爸咋还不开枪啊？小莲侧转脸望望阿

① 红杉——一种珍贵的杉木。埋在地下，几十年不会腐烂变质。苗家培育红杉有丰富的经验。

爸，阿爸紧咬牙关，脸色铁青，额颅上淌血的地方，结起了红块块，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

只有三十步了，二十步了，十来步了！

“砰咚！”一声巨响，险些震聋小莲的耳朵。阿爸开枪了，三个举着竹篾火把的客家匪，顿时中弹倒下了两个，第三个刚想回头溜跑，阿爸早从小莲手中抢过长刀，象猛虎样地冲出去，挥起雪亮的刀，一刀砍中了那匪丁的脑壳。

“好啊！”小莲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嗨，阿爸等匪丁丁来得这么近，是要一下杀死他们啊！小莲刚要跳出去为阿爸叫好，突地，侧面飞来一颗子弹，正打中阿爸宽阔的胸膛。阿爸一个急转身，向子弹飞来的山坡望去，第二颗子弹又打中了他。他愣怔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挥着长刀，在空中划了个半弧形，就沉沉实实地扑咚一声倒在地上。

“阿爸——！”祝小莲悲愤欲绝地惨叫一声，扑到阿爸的身上。

她哭叫了一阵，死命摇着阿爸的身体，阿爸瞪起一对虎彪彪的大眼睛，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芒，费力地把拳头挪到胸前，干燥的嘴唇一蠕一动，断断续续地喘着粗气说：

“小莲，记住！是客家匪杀了阿爸、阿妈，报、报仇，报仇！”

祝小莲咬着下嘴唇，带着嘶哑的哭音庄重地点着头，“嗷”了一声。她紧紧地抓住阿爸的一只手，含着水模糊的泪眼向阿爸脸上望着。

阿爸的一双大眼睛失却了光彩，眼皮闪动了一下，慢慢地合拢了。可是他挪在胸前的一只拳头，还捏得紧紧的。

“阿爸，阿爸！”祝小莲连连呼唤了好几声，可阿爸还是没有答理她。祝小莲的嗓子哽咽了，象堵上了一团棉花，眼睛里的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滚下来。她无声地哭泣着，把阿爸的身子挪挪正，睁大了黑乌乌的充满了仇恨的眼睛，失神地盯着阿爸看。

阿妈和阿爸的惨死，在她的脑子里留下了极残忍的刺激和极深刻的印象。她仰起脸望去，瀑布大寨的坝墙边，械斗厮杀的吼叫声还在不停地传过来；绿荫山坡巨大的杉木林子，正升腾着熊熊燃烧的烈焰。

她耳边似乎还在响着阿爸声震屋瓦的叫喊：“报仇！要报仇！”

祝小莲毫不犹豫地捡起那枝火筒枪，从阿爸的腰眼里拿出漆黑的药角^①，紧紧地抓起那把明晃晃的长刀。

刚想站起来，忽然，侧边山上又飞来几颗呼啸的子弹，祝小莲在地上一个翻滚，滚到一块岩石后面，往枪弹来的方向看去。侧边山坡上，正有一个人提着竹篾火把，扬着手枪，弓着腰，向杉苗林坡上一遛一遛地跑来。他边跑边向这一面放着枪。

因为离得远，小莲的火筒枪够不着，也看不清他的面貌，只见他包着侗家的白帕子，一张蜡黄蜡黄的四方脸上黑

① 药角——专装火筒药的牛角号。

漆漆的，杀气腾腾。祝小莲闭紧了薄薄的嘴唇，黑乌乌的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她认定了，打死阿爸阿妈的家伙，就是这个打扮成侗家的土匪！顿时，一股怒火升上来，“报仇！”祝小莲自言自语地喃喃一声。她伏下身子，让岩石掩护住自己，认了认方向，一个猛跳，弯下身子，向侧边山坡上敏捷地跑去。祝小莲决定换一个方向，打他个措手不及。小莲钻进密密匝匝的茨藜丛、刺笆笼。尖利的刺尖划着她的衣衫、布裙、面颊、手臂，她一点也感觉不到。她心中只有这么个念头：打死这个客家土匪，为阿爸阿妈报仇！

祝小莲跑到土匪前面的一堆茨藜笼前，选了个地势趴下了。

那土匪的脑壳一耸一耸，手中的火把冒着火焰，在风中噗噗响着。

近了，更近了！眼看火筒枪能打中他了。

祝小莲伏下身子，尽可能不让对方看见自己，她架起火筒枪，从牛角里倒出细黑细黑的火药，装起以后，她专门拣了一块指拇大的铁巴，塞进枪筒，然后聚精会神地瞄准了。

那土匪显然没有看见小莲，发疯似地冲到杉苗林前，伸出火把，去烧杉苗林子。眼看，火把的火焰都烧到杉苗林林了。连着刮了几天风，出了几天大太阳，天又燥，只要一点着杉苗，火势立刻会蔓延开去。祝小莲咬着牙，死死地瞄准了那个家伙的脑壳，一扣扳机，火筒枪嘭咚一声，一股火光就直向那人飞冲而去。

只听那人怪叫一声，两只手往头顶上一伸，火把跌落在

地，那土匪血肉模糊的脑壳耸了耸，倒在坡地上。

祝小莲见打中了土匪，提起刀枪，一鼓作气冲上山坡，照准那家伙胸脯补上两刀，随后拚命地伸出一双光脚板，狠劲地踩熄了火把上的火。

正在这时候，时刻注意着祝小莲父女行动的杨少岭，睁大血红的眼睛，一声巨雷似地吼道：

“好啊！洋枪不响了！寨邻乡亲们，放胆冲啊！”

说完，他跃身而起，奋力冲去。

苗寨上吹响了雄壮激越的牛角号。瀑布大寨的苗家百姓们，打着火枪，挥着长矛尖刀、镗叉木棍，舞着铁棒梭镖、长铜劈刀，一窝蜂冲出了山寨，向寨外坡上的侗家冲过去。

杨少岭冲在最前面，他挥着一把长刀，高叫着：

“冲啊，杀他狗彘的，为寨邻亲人们报仇！”

刹那间，冲击鼓雨点似地咚咚击响着，牛角号象要掀开天幕似的鸣叫着。

对面山坡上的侗家，看见这股气势，都纷纷溃退了。只有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留着一把黑苍苍的胡子，举起一枝火枪，对准了杨少岭，砰地放了一枪。

杨少岭腿上一阵剧痛，他左手捂着被打伤的大腿，右手挥着长刀，怒火冲天地嚷着：

“好！张吉昌，你有种等着，吃老子一镖！”说着，伸手摸出一支尖镖，嗖地一声飞出手去。

可是对面坡上，打伤杨少岭的侗家汉子张吉昌早就跟着溃退的侗家跑了。那支雪亮的尖镖嗤一声落在茅草笼笼